



弹指惊雷



梁羽生 著

上



梁羽生作品集

62

弹指惊雷

上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弹指惊雷/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92-4

I. ①弹…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468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5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
(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貽来

弹指惊雷

出版人 祁军

策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娴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卢德平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林春光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mm×1230mm 1/32 22.875印张 645千字 插图25幅

版次印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总定价 54.00元(全二册)

目 录

第 一 回	远涉穷边逢侠女 横穿瀚海觅孤儿	1
第 二 回	冰窟藏身求秘笈 魔城现影说前因	43
第 三 回	翠谷珠峰寻旧友 冰弹玉剑败魔头	77
第 四 回	幽峡迷途逢怪客 神功克敌结新交	121
第 五 回	离合无常欣巧遇 恩仇剖析破愚蒙	151
第 六 回	怅触梦痕愁不寐 可堪尘路复多岐	187
第 七 回	不认亲人徒自苦 感怀身世有谁怜	229
第 八 回	鸳鸯亦为同命鸟 亲人怎变陌生人	265
第 九 回	忘情挥泪空遗怨 铸错无心枉自伤	301
第 十 回	怒气难消伤长老 清规数犯叛师门	335

第一回 远涉穷边逢侠女 横穿瀚海觅孤儿

试望阴山，飘然销魂，无言徘徊。见青峰几簇，去天才尺，黄沙一片，匝地无埃。碎叶城荒，拂云堆远，雕外寒烟惨不开。踟蹰久，忽冰崖转石，万壑惊雷。穷边自足愁怀，又何必、平生多恨哉？只凄凉绝塞，蛾眉遗冢；销沉腐草，骏骨空台。北转河流，南横斗柄，略点微霜鬓早衰。君不信，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

——纳兰容若《沁园春》

魔城探险

像是一条蜿蜒千万里的巨龙，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行至青藏高原边缘。阿尔金山、祁连山、贺兰山、阴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等等都是它的分支，形成中国最大的山系。虽然它还比不上喜马拉雅山高，海拔也高达六千五百公尺以上（喜马拉雅山高逾八千公尺），山势重叠，冰川纵横，造成了西藏对外交通的障碍。若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么跨过昆仑，进入西藏，更是比蜀道不知难行多少倍！

但在这个“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的五月时节，却有一个年轻的旅人，居然跨过了昆仑山，踏进了这片千百年来被人认为神秘的土地。

此际，他正在和一个藏族向导，深入西藏腹地。虽然他已跨过

了最险峻的山峰，但前面的旅程，仍是令他不敢丝毫松懈。西藏境内，有大漠流沙之险，也随时会碰上冰溶雪崩之危。这就是为什么他非得请一个向导不可的缘故了。

但他请来的这位向导，年纪却未免大了一些。满面皱纹，看来最少恐怕亦已五十开外。而且背部伛偻，瘦骨嶙峋，当他第一次和这位向导见面之时，他真有点害怕不知这位老大爷能不能跑得动。他是在根本找不到第二个人的情况之下，无可奈何，才不能不请这位藏族的老大爷的。

但出乎他的意外，不过几天，事实证明，这位老大爷却是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好向导。别看他年纪大、身体似乎衰弱，走起崎岖的山路，这个出自武林世家的少年，若非使出轻功，也还赶他不上。这个向导还有一个好处是，他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

这天他们正在行走之间，一阵狂风刮来，怪声突起。那位藏族的老大爷面色不由得倏地变了。

少年吓了一跳，在向导耳边大声问道：“雪崩么？”但却只见砂石刮来，并无雪块坠下。

那向导面无人色，讷讷说道：“齐，齐公子，风中怪声，你，你可听见？这，这是魔鬼城刮来的怪风！”

少年怔了一怔：“什么魔鬼城，这城在哪里？”说话之时，风刮得更大了。狂飙怒卷，地暗天昏。饶他一身武功，都几乎站立不稳。当然也无法与向导交谈了。

那风声果然甚为古怪，似是诸声杂作，或如战鼓雷鸣，或如空山梵唱，或如巫峡猿啼，或如高岗虎啸，或如鹤唳九霄，或如鲛人夜泣……雄壮、凄怆、哀号、温婉，各种奇怪腔调，兼而有之，构成了极不和谐的合奏。少年人也止不住魄动神摇。

那向导塞着耳朵，盘膝坐在地上。少年人则想考验自己的功力，依然披襟迎风，听那怪声。忽听得似有一缕箫声，杂在诸种怪异声中传入他的耳朵。

箫声袅若游丝，悦耳柔和，凝神静听之下，端的有如白居易诗“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但少年听得这缕箫声，却比听得其他各种怪声更加惊异。因为那些怪声，不过是风力造成的

天籁，而这箫声，却听得出是人吹的。这少年颇通音律，隐约还可分辨，吹的是江南曲调。可惜转瞬之间，箫声便即随风而逝，再听就听不见了。

狂风来得快去得也快，渐渐风停沙静，恢复了气朗天清。少年正想扶那向导起来，那向导已然一跃而起，伸手一指，嚷道：“瞧，魔鬼城！它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少年随着他仰头一望，但见天际云端隐隐现出城廓的影子，街道、房屋、佛塔、城墙，依稀可辨。一转眼间，云彩变幻，诸般幻象，归于无有。

少年哑然失笑，说道：“这是海市蜃楼的幻景，上个月我在经过回疆的大戈壁时，也曾见过的，有什么稀奇？”

那老向导道：“但那些怪声，你又如何解释？”

少年说道：“风是从那边山头刮来的，或许那边的地形，有些特别。”

向导摇了摇头，说道：“我知道有海市蜃楼，但适才所见，恐非幻景。此间古老相传，说魔鬼城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少年问道：“什么叫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那向导说道：“据说魔鬼城就在那座山头，风中怪声是魔鬼的嚎叫。每次怪风过后，云端便会有魔城现影。”

少年道：“你到过那座魔鬼城？”那向导说道：“我怎敢有这么大的胆子？不过虽然未有去过，却也曾见过两次魔城现影，两次都是在狂风之后。”

少年笑道：“我看这两次不过是偶然的巧合罢了，我是绝不相信有鬼神的，我给你壮胆子，咱们一起到那座山头看看如何？”

向导连忙摇手，说道：“别开玩笑，我是宁可信其有的。而且即使没有魔鬼，恐怕也有强盗。”

少年心中一动，说道：“你这样推测倒是合乎情理了。不过在这样荒凉的地方，纵有强盗，也不会很多。多半是三几个诡谲奸恶的强徒，利用这个传说，占据那座山头，作为秘密的巢穴。”说了这话，忽地想起刚才听见的那缕箫声，又不禁想道：“那人吹的是江南曲调，料想当是汉人。如此看来，那里倘若有人，恐怕也未必

就是强盗。嗯，莫非就是我要寻找的人？哈，要是当真如此，这就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那向导仍然不敢去，说道：“即使只是有三两个强盗，我这副老骨头也禁不起他们一击；若然真有魔鬼，那就更糟！齐相公，请恕我不敢奉陪，我劝你也别冒这个险的好，咱们还是绕路避过魔鬼城吧。”

少年剑眉一扬，笑道：“我生性最喜欢探索怪异之事，魔鬼我固然不怕，强盗我更加不怕。你放心，有我和你作伴，即使有十个八个强盗，也担保动不了你一根毫毛！”

那向导半信半疑，说道：“齐相公，你有这样大的本事？”少年先不说话，忽地一掌劈下，把一块石头劈掉一角，笑道：“我不相信躲藏在荒山野岭的强盗，骨头能够比石头更硬。”看得那老向导目定口呆。

原来这个少年姓齐名叫世杰，来头可是委实不小，他的母亲是保定名武师杨牧的姐姐，人称“辣手观音”杨大姑。江湖上有两个“观音”，另一个是关东大侠尉迟炯的妻子“千手观音”祈圣因。两个观音，“辣手”“千手”，相差一字，各擅胜场。杨大姑能与祈圣因并驾齐名，本领可想而知。据说杨家的家传绝学六阳手，杨大姑可要比她的弟弟厉害得多。

至于说到父系，齐世杰的爷爷就更加有名了。

他的爷爷是北五省顶尖儿的武林高手，慷慨任侠，天下知名，人称“四海游龙”齐建业。

齐世杰父亲早逝，由爷爷和母亲传授他的武功，他身兼齐、杨两家之长，故此虽然不过二十多岁，在江湖上已经闯出不小名头。这次他跨过昆仑，来到西藏，倒并非是为了猎奇探险，而是为了要找寻一个人。

他想：“虽然未必会有那样凑巧，但既有可疑之处，就必须去探个明白。”于是热心劝那老向导：“老大爷，千百年来传说，要是能够探查得水落石出，冒点风险也是值得呀！请你带引我去找‘魔鬼城’吧，我给你加倍酬劳。”

那老向导给他引起了好奇之心，重酬倒在其次了，终于答应了

他的要求。两人加快脚步，不过两个时辰，就走到了那座山下。日头尚未落山。

齐世杰一路走一路仔细察视，只见山壁上无数小孔，宛若蜂巢密布，风过处，虽然不是狂风，也听得叮叮咚咚的类似音乐之声。而山上则是冰川交错，俨若玉龙盘旋，空中飞舞。

齐世杰恍然大悟，笑道：“你听见了吧，这些蜂巢般的小孔，就是风中怪声的来由了。”

原来昆仑山脉，许多高峰之上，都有巨大的冰山，由于地震，后面高山的岩石塌下来，把冰山压在下面。冰山一天天地融化，岩石就一天天地架空。岩石中空之处，冰河流动，有时似乐声，有时似脚步声，有时似野兽的叫声，令第一次听见这种声音的人无不心惊胆战。天山山脉也有同样的现象，齐世杰是两个月前曾经到过天山的，也曾听说过这种地下怪声。

而这个传说中的“魔鬼城”所在，由于谷口狭长，风沙吹来，受到山岩峭壁的阻挡，所以剥蚀的现象更加特别显著，形成了山壁上那些蜂巢般的小孔。又由于洞孔的大小形状不同，风从洞孔穿过，所发出的声音也异。古代沙漠与草原上的居民，既没有近代地质学的常识，又不敢亲自去考察，那就无怪会以为是“魔鬼的嚎叫”了。

那老向导比一般牧民较多见识，经齐世杰这么一说，心中亦已释疑。但却说道：“魔鬼城虽然未必有，但恐怕传说也并非毫无根据。你看看那里！”

齐世杰站上高处，从他指点的方向看去，隐隐看见一处山头有断瓦残垣，还有高耸的土塔。心里想道：“这大概是个古城的遗址。”

齐世杰笑道：“好，那么咱们今晚就到魔鬼城住宿，快点走吧！”走了一会，“魔鬼城”已然在望。只见一堵半塌的新月形城墙，崩了七八处缺口，墙内完整的建筑物只有一座佛塔，约莫十来丈高，参差错落的还有一些破破烂烂的房屋在佛塔周围。房屋构造的形式倒有点特别，圆形的屋顶状如覆莲，和西藏一般居民的形式不同。

齐世杰笑道：“倘若这就是魔鬼城的话，城中的魔鬼必定都是饭桶，不足为惧。”向导笑道：“齐相公，你又没和他们打过交道，怎生知晓？”

齐世杰道：“要是他们法力无边，住的就该是华丽的宫殿，何须破屋藏身？”向导点了点头，说道：“齐相公，听得你这么说，我也可以放心了。”

齐世杰笑道：“老大爷，你真相信有魔鬼？”

向导说道：“我担心的是藏有强盗，但只有这几间破烂的屋子，纵有强盗也不会多。而且你刚才说得有理，有神通的魔鬼固然不会住破屋，有本领的强盗，我想也不会住破屋的。”

齐世杰道：“在这样荒凉的山头，野兽也不多见，怎生觅食，当然不会有大批强盗的。放心进去看吧。”

两人开了一回玩笑，续向前行。阵风吹来，齐世杰忽地嗅到一股奇怪的香气，把眼望去，但见“魔鬼城”边开有无数奇花，每朵花都有饭碗般大，红白蓝三色相间，不过红花的花瓣最多，而火红的颜色也最为耀眼。

齐世杰道：“咦！这是什么花？”

向导失声叫道：“齐相公，不、不可——”

齐世杰道：“什么不可？”脚步不停地向前直走。

向导说道：“这花像是传说的魔鬼花，你千万不可沾惹它，否则据说定有灾殃！”

齐世杰自小生性执拗，而且他根本不相信这些鬼传说，当下哈哈笑道：“魔鬼我都不怕去惹，何况魔鬼花？你们迷信它不能沾惹，我偏要去采摘它。”

话犹未了，他已是走到花丛之中。香风越来越浓烈了。他正要选择最大最好看的“魔鬼花”采摘，忽地一阵目眩心跳，就像是喝醉了酒一般，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齐世杰吃了一惊：“这花莫非有毒？”

“魔鬼”突然出现了！

“魔鬼”其实是人，人本来就是按照自己的精神面貌，既塑造了上帝，也塑造了魔鬼的。不过，令得齐世杰意想不到的的是：这个

“魔鬼”竟然是这个数日来与他形影不离的伙伴，那个他曾经担心过可能连路都跑不动的藏族老向导。

就在他正要摘下一朵“魔鬼花”的时候，陡觉背后微风飒然，一根拐杖指到了他后心的风府穴。

齐世杰不愧是武学世家，骤然遇袭，虽惊不乱，反手一挥，使出了“金刚六阳手”的杨家绝技，把那根拐杖荡开，迅即转过身来。

“咦，是你，你，你干什么？”看清楚了暗算他的人是谁，齐世杰不由得更为惊诧了。

那老向导“噫”了一声，对齐世杰的居然还能反击似乎也是感到诧异，随即喝道：“少废话，谁叫你跑来西藏？”

“我来西藏，又碍了你什么事了？你是谁？”

这回，老向导根本就不答复他的问话，他话犹未了，拐杖已是又打过来。那老向导把三尺多长的拐杖当作判官笔用，左点任脉的“冷渊”“玉泉”，右点督脉的“金宫”“玉阙”，手法奇妙异常。

老向导好像换了个人，伛偻的背部挺直了，走路本来不大方便的一条右腿也不跛了，而那根支撑他走路的拐杖却变成了一件厉害的兵器。

但最令得齐世杰震惊的还是他那凌厉无伦的点穴手法。他看得出来，这老向导的点穴手法是脱胎于连家的“四笔点八脉”功夫，这门功夫，他的爷爷，武林中见闻最高的“四海游龙”齐建业曾经和他说过。

他爷爷告诉他，“惊神笔法”是河北武学世家连家的绝技，两人合使，可以“四笔点八脉”，号称天下无双的点穴笔法。不过传到了与齐建业同一时代的连家子弟，“四笔点八脉”的功夫已是没人会使，只剩下了一个人单独施展的“双笔点四脉”功夫。

如今这个老向导用一根拐杖能点齐世杰的双脉四穴，这份功夫，虽然比不上“四笔点八脉”，但显然已是在“双笔点四脉”的功夫之上。

但他的爷爷也曾告诉过他，连家的家传绝技是从不传给外人的。连家可是汉人。这霎那间，齐世杰登时醒悟，这个老向导其实

并非藏人，而是出身于河北连家的汉人。好几个疑团此时也迎刃而解了。

“怪不得在杳无人烟的昆仑山下，我刚要找一个向导，向导就送到我的面前。原来他是有心来暗算我的！”齐世杰心想。

但还有一件事令他想不通的是：“爷爷可从未说过河北连家和我们齐家有过什么过节，为什么他要暗算我呢？”

头晕目眩的感觉还没过去，他无法再用心思；对方那么凌厉的攻势，也不容他分神说话。而且即使查问，料这“老向导”也不会说出因由的。

齐世杰吸一口气，强振精神，呼呼呼连劈三掌，三招“六阳手”的杀手绝招，把那“老向导”迫退三步。

杨家的“六阳手”乃是武林一绝，掌法脱胎于少林派的“大力金刚手”，但两者之间仍有很大不同。“大力金刚手”招式简单，虽然威猛绝伦，却无复杂变化，是全凭功力取胜的。杨家的“金刚六阳手”则是招里藏招，式中套式，每一掌劈出，内中都暗藏着六种不同的变化，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在一般掌法之中，一招两式已是难能，一招六式，那是武林仅见的了。是以它的威力或许比不上少林派的金刚手，但碰上旗鼓相当的对手，杨家的金刚六阳手更可以令对方防不胜防。

齐世杰自知支持不了多久，一鼓作气，把得自母亲传授的杨家六阳手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老向导的点穴手法虽然也是奇妙非常，但在六阳手的威力防卫之下，他的拐杖连齐世杰的衣角都沾不着。接战数招，转身便走。

“魔鬼花”香浓如酒，齐世杰在花间恶斗，越来越是感到头昏眼花。不过有一点他还是清醒的：必须在自己昏倒之前，杀掉这个向导。

“你无缘无故地害我，害人不成，就想跑么？”他一咬舌尖，强振精神，运一口气，飞身扑去。拔出佩刀，左刀右掌，追斩这个向导。

那老向导忽地哈哈一笑，说道：“不知死活的小子，你怕我跑？

我更怕你跑呢!”就在他大笑声中，花丛里已是跳出了两个人来。一个是虎背熊腰魁梧汉子，一个是身材枯瘦、披着大红袈裟的僧人。

那个魁梧汉子笑道：“连老大，你放心，这小子跑不了的!”那枯瘦的僧人则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西藏话，齐世杰听不懂他说的什么。

“果然是姓连的!”齐世杰心想。说时迟，那时快，那个魁梧大汉已是向他扑来，使的兵器是一对虎头钩。那个番僧却是古怪，脱下了身披的大红袈裟，站在一旁，只是目不转睛在注视着齐世杰，看来他是防备齐世杰逃跑。

齐世杰虽然是神智模糊，亦已想得到是落入敌人陷阱了，这个“老向导”想必是早就知道魔鬼城边有这么一种有毒的怪花，是以特地把齐世杰引来，在这里先埋伏下他的党羽。当然他们这一伙是准备了可以克制花毒的解药的。

落入了敌人的陷阱，除了拼命，还有什么办法呢?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齐世杰喝道。右掌一翻，使出金剛六阳手的绝招，同时左手挥刀向那大汉劈去。刀中夹掌，威猛异常。

那大汉道：“来得好!”双钩霍霍，一沉一带，齐世杰的钢刀几乎给他引得脱手飞去。“六阳手”的掌力，也不过只能令得那大汉身形一晃。不过比较起来，他对齐世杰的“六阳手”似乎还稍为有点顾忌，虽然一交手就占了上风，也还不敢太过逼近。

齐世杰吃了一惊，想道：“这个贼子似乎比那姓连的还厉害，他这对虎头钩却不知是出自何家何派，不过看来似乎也是中土武功。”其实并非这个汉子比那“连老大”更强，而是因齐世杰的气力越来越不济了。

那大汉也看得出齐世杰已是气力不济，哈哈笑道：“想拼命么，可惜你想拼命也不行了。乖乖地束手就擒吧，我倒不想取你性命。”

齐世杰是个心高气傲的少年侠士，哪肯束手就擒。

那大汉喝道：“好，你这小子不知好歹，可休怪我不客气了!”双钩一展，迎、送、剪、扎、吞、吐、抽、撒、钩法八诀，挥洒自

如，招招凌厉。使到疾处，恰两道银蛇，贴着齐世杰的身形飞舞。

齐世杰倘若没有中毒，大概可以和这大汉打成平手，此际却如何还能抵敌？何况那汉子还有一个“连老大”助他。斗到紧处，那大汉猛地喝声“着！”双钩一个盘旋，勾着了钢刀，轻轻一带，齐世杰的钢刀飞上了半空。

齐世杰不甘被擒，情急拼命，咬破舌尖，把残存的气力全都使了出来，猛劈一掌。也是这大汉轻敌一些，以为齐世杰已是无力反击，这一掌竟然给齐世杰打个正着。可惜齐世杰气力不济，否则这一掌就能将他重伤。

那汉子给他一掌打个正着，虽然没有受伤，痛得也是难熬。禁不住“哎哟”一声，身形晃了两晃。

人到危险关头，本能地会发挥潜力。齐世杰飞身一跃，居然一掠数丈，疾如鹰隼地从那汉子身旁掠过。那汉子身形未稳，哪里顾得及抓他。

可惜的是，在强敌环伺之下，他过得了一关，过不了第二关。陡然间，只见一片红云当头罩下。原来是那个守在一旁的番僧，抖开了大红袈裟，挡住了他的去路。袈裟还未罩到头顶，那股劲风已是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齐世杰把吃奶的气力都使了出来。“蓬”的一声，双掌碰着袈裟，好像碰着一堵墙。发出的声音如击败鼓。

勉强挡了一招，齐世杰已是感觉地转天旋，连手臂也举不起来。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了第二招了。

那番僧哈哈一笑，冷冷说道：“杨家六阳手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源出达摩祖师一脉，只可惜你这小子火候太浅，想要逃出佛爷的掌心，最少还得再练十年！嘿、嘿，你还往哪里跑，给我站住吧！”汉语说得干涩之极，就如金属摩擦，刺耳非常。

原来杨家六阳手脱胎于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掌，少林寺的武学是达摩祖师所传，故而“六阳手”也可算是达摩武学的一个旁支。这个番僧是密宗高手，武学源流出于天竺的那烂陀寺，与达摩祖师当年携来中土的武学正是同源。故此他刚才之所以没有立即加入战



“波”的一声，番僧的袈裟好像已给少女一剑戳穿，变成泄气的皮球。

团，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全身份，不屑与同伴联手攻一个后生小子，一方面也是想冷眼旁观杨家六阳手的奥妙的。

他口中说话，脚步可丝毫不缓，如影随形地追赶上来，抖起袈裟，又向齐世杰当头罩下了。

他喝令齐世杰：“站住！”但齐世杰此际力竭精疲，却是连站也站不稳了。给他袈裟抖起的劲风一扑，不由自己地便即“卜通”一声跌倒地上。那番僧哈哈大笑，迈步向前。

齐世杰半点气力也使不出来，当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好闭上眼睛，任由对方宰割。

说也奇怪，他以为决计逃避不了的恶运，却并没有降临他的头上。那番僧的可怖笑声突然停下，却听见一个银铃似的声音斥道：“你们为什么要害这个少年？”

那番僧哼了一声，喝道：“哪里来的野丫头，胆敢管佛爷的闲事！”

齐世杰大为奇怪，咬着牙根挣扎，勉强爬了起来。抬头一看，只见冷电精芒，耀眼生缣，那个少女，已经和番僧交上了手。他虽然神智模糊，但毕竟是个武学行家。他强振精神，定睛细看之下，对那女子的剑法隐约还可看到一些，不觉又惊又喜：“这位姑娘年纪似乎不大，剑法可是精妙无比，或许打得过这个番僧也说不定。咦，她这剑法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是哪一家的剑法呢？”

斗到紧处，俨如一片红云，裹住一道银光。那番僧舞起袈裟，呼呼风响，真有排山倒海之势，风雷夹击之威。齐世杰靠在一棵树上，距离约在七八丈外，也感觉到劲风刮面，隐隐作痛。那少女更是有如一片轻舟，被卷在波涛汹涌的巨流急湍之中，给震得飘摇不定。

齐世杰不禁又是心头一凉：“可惜她剑法虽然精妙，究竟还是打不过这个凶僧。”

心念未已，忽听得“波”的一声，番僧的袈裟好像已是给少女一剑戳穿，变成了泄气的皮球，叫道：“好厉害的丫头！”抛出袈裟，转身便走。

少女挑开袈裟，正好迎上那个使虎头钩的汉子。